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蒙齋集卷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銜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倉思震

欽定四庫全書

蒙齋集卷十三

宋 袁甫 撰

記

江東倉司無倦堂記

余持江東使節至秋浦之初年實紹定己丑夏六月也  
與僚屬議政西齋窮晝夜不少休間縱步城上小亭圮  
甚因葺焉青山在望豁人心目取康節雨後靜觀山意

思扁曰靜觀城俯大江慨然懷感河洛久苦邊塵我畫  
江自守池亦一衝要也事會之來何有終極圃植牡丹  
舊有亭曰花光易曰思洛次年冬十月余遷司臬仍兼  
庾事睠睠不忍舍兩亭豈為愛山與牡丹哉己丑迄癸  
巳歲荐饑無日不講荒政亦念不到園亭也幕客之留  
池者諗余曰湖山樓將壓矣議更樓為堂既訖功請所  
以名其堂者子路問政夫子告以無倦余與同僚講荒  
政五年宜倦而益勤蓋活民乃吾職也每逢水旱霜螟

之災中心惕然不惟不敢倦亦不知倦堂之命名聊以志余心耳然則靜觀也不在山思洛陽也不在牡丹昭昭矣嗚呼觀其所以觀思其所以思雖欲倦也其可得乎後之人與我同志雖千載猶一日也

江東憲司怨軒記

怨如心也欲惡者心之大端已之所欲人誰不欲已所不欲人其誰欲大學論絜矩之道謂上下先後左右皆毋以所惡施諸人夫所惡勿施爾則所施皆可欲欲吾

心也不欲亦吾心也遂以欲不欲為心可乎心無欲亦無不欲然則何以識心心有思乎思由心生而思非心也心有知乎知由心發而知非心也思無思知無知欲無欲可以是識心乎心不可以識識也心不可識若何如心以不可識識心則不求如心而無不如矣臬司廳事之左小軒舊扁曰平恕偶因葺治取先聖誨子貢終身行之之語更之曰恕軒刑重事也臬陶之言備矣宥過失不經恕也刑故恕乎曰故雖小不可不刑如心而

刑之吾何知哉雖然亦甚不得已焉耳天地大德曰生  
聖人守位曰仁制刑之本旨非嗜殺也辟以止辟也况  
古者修道以闡教讀法以明民民陷于罪猶曰非民罪  
也為之稽貌察辭為之師聽簡字為之服念為之哀矜  
委曲繁重尚若此後世無教而有刑然天常人彝本未  
嘗泯滅民之罹刑寧不自知吾不教民而遽加刑焉亦  
豈不自知哉下違心而抵罪上違心而罪之是上下皆  
不知其本心也然下違心無譏焉上違心責可逭乎易

之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夫明足以折猶且不  
敢正所謂如心也吾之明萌一敢心心果如是耶嗚呼  
後之居是官而與吾同是心者尚其監茲

處州縉雲縣重修鼓樓記

紹定中余持江東庾節東陽朱君名元龍字冠之尉池  
之青陽余改司臬事冠之為番之理掾又偶同僚前後  
俱檄入賓幕冠之天資鯁直屹然不肯阿附裨贊為多  
改秩宰處之縉雲端平三年至邑及余官中朝聞冠之



更新縣樓愕曰冠之非好事土木者其殆必有以耶且是邑地隘民窮賦斂煩重冠之以寬簡勤廉得民和理冤滯恤貧弱尚教化凜凜有古良吏風余方私自慶幸何遽營繕勞民為未幾冠之貽書道委折求記其事乃知是役也一錢粒粟不科于民縣遇受輸例得緡錢五百冠之捐以供費郡太守陳公至又以公帑佐之工不屬吏董以士人寓公急義欣焉樂助樓成而民不知余歎曰固知吾冠之不負學道愛人之訓也君子為政惟

患舍本務崇不急耳按圖志宣和五年創此樓距今一  
百五十年會大風一夕撤去勢急甚矣不煩民而事集  
本不傷矣且歲祲艱食執役者競趨規模既定經始于  
季秋訖功于孟冬正農隙也凡此皆合古役民之義是  
可記也已繼自今危樓屹峙公門洞開令出入于是必  
思夫夙興夜寐以共乃事邑僚出入于是必思夫交相  
規儆以贊厥長賓客出入于是必思夫請謁之不行獄  
訟者出入于是必思夫枉直之得平此皆邑政所關之

大者豈徒聽鼓聲之譙亮覽石筍之崢嶸而已哉既以是報冠之遂筆之為記

池州重建祠山廟記

易繫言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精爽之至與神明交不間晝夜寤寐若一其易道乎先公歲在癸卯大病中夢與神遇神駐馬熟視偉先公先公寤而病差某時方十歲歷歷識斯事後三十一年先公復病迺卜醫于神良驗嗚呼吾親亡矣其誰獨無親乎吾每至官所水旱寇賊

之災為民禱祈願吾民各得飽食寧居以養而親吾親  
雖亡吾親之心不忘也池有神祠庠陋傾圮撤而更新  
焉匪以徼福于神抑以表吾思親之心凡吏于池家于  
池與我同是心者其世世葺治焉俾勿壞

池州西祠儷景樓記

紹定二年夏六月某被命司庠江東明年冬以臬司兼  
庠事連值歲饑夙夜以救荒為急惟周官大司徒荒政  
十有二以聚萬民其末條曰除盜賊夫荒政庠事也除

盜臬事也然則脈理相貫尚矣某職思其憂何以稱弭盜賑荒之責一日讀昭明太子集乃大感悟當是時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漕大瀆以瀉浙江水詔發吳郡吳興信安三郡人丁就役昭明太子抗疏力諫其畧曰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穀價猶貴劫盜屢起所在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彊丁踈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為人蠹去歲公私未能足食今茲失業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間

虛實若募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  
罹其弊其言哀痛反覆洞見民隱嗚呼饑歲民心不固  
則寇盜相因而起故弭盜無他巧在于使民足食賑民  
無奇策在于官吏不擾今昭明太子知漕渠必擾民擾  
民必致寇盡忠直諫力遏其萌可謂覩微知著之哲矣  
夫漕渠之役固勞民事也然且不可矧當饑饉荐臻  
時職在撫摩不能培養邦本又縱尋斧焉因以重斂繩  
以峻刑虐民誨盜其為禍又可勝道耶然則昭明之言

非獨有益于當時真萬世之龜鑑也某始制司于池雨  
暘疫癘之災為民禱祈輒響答迺即西祠肇建新樓用  
安神靈扁以儷景洎來番且一年池人以記來請惟是  
賑荒弭盜身親歷之與昭明默若有契世稱昭明仁孝  
其事不可概舉讀罷丁役之疏竭誠君親施利生民行  
一物而仁孝具焉豈特枚數衆善而後見哉自古詞伯  
英華昭明會萃成編富矣某之直書此事庶幾倣英華  
之遺意示訓戒于將來彼之慕仁孝者既堅信心而憚

靈威者凜然知畏于以厚民生固邦本是亦昭明之志  
云爾

寧國府修學記

古之學也粹後之學也駁古之學也實後之學也虛古  
之學也務本後之學也趨末古其可復乎道與天地準  
萬世如一日也明古之道修古之教是亦古而已矣舜  
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學政學奚  
取于樂也正聲日接于耳邪僻不入于心鼓舞動盪善



端興起虞周之教深矣去古既遠雅音息而教化衰然  
六經所載聖賢所述後世猶可攷焉有能傳先王之正  
統而與學者共之陶冶作成一歸于正親正人見正行  
習正論磨礱既久日充日明秉彝之良油然而感發孰得  
而禦之故曰明古之道修古之教是亦古而已矣鄒君  
之典教于宣城也其有志于斯乎閔俗學之橫流懼斯  
道之湮鬱始至日與諸生講習以求正人之心環視學  
宮歲久滋圯慨然歎曰吾以教為職固陋如是心誠慙

焉于是葺而新之惟殿及堂材素堅良用工差省奎畫所藏生徒所居頽敝已甚故規制加詳以至先賢有祠次舍有所帑庾有儲朽者易之敝者正之陋者飾之未備者廣之厥費多出于學又請于郡于部使者欣然咸佐其役經始于丙申之孟冬告成于丁丑之仲秋繼自今邦之俊秀游于斯息于斯絃誦于斯洋洋濟濟視昔有光凡鄒君之所以篤意于學者豈徒欲諸生事佔畢玩華藻已哉蓋將以求斯道焉道若大路坦然甚明根

諸吾心不勞外索以此正身以此正家以此正君其致一也雖然邪說易熾正道難明克念與否聖狂分焉蚤夜以思之戰兢以持之此心純明無有間斷實德在我萬變莫奪鄒君期望學者之心其大本在是某嘉其有志于古且欲學者相勉以成斯志也于是乎書鄒君名應博昭武人

和州修城記

開禧間權臣輕開邊隙兩淮繹騷敵乘虛攻歷陽甚急

城幾陷獲全唐劉禹錫壁記謂此城亞父所營高且堅  
斯言固驗然守備素具亦太守周侯力也嘉定壬午五  
月大水城圯以大計者餘四百寶慶改元劉侯燧守是  
邦復修築焉今太守何侯始至集僚吏將佐父老暇日  
登城慨然曰城瞰重岡濠枯無水賊窺我易耳郡雖凋  
甚備可緩耶迺相地勢夷高就庠西自鎮淮門繞北至  
東門去城三百步環濬深塹以其土築月城于是重城  
重濠有金湯之固矣費緡錢二十餘萬而不以累費朝

廷百姓亦弗知也嗚呼此豈易言哉自古王公設險城  
池固不可廢而近世論兩淮城築者吾聞其語矣曰我  
恃城為固脫弗能守為敵所據本以自固反以自累或  
曰淮四戰之地敵長驅而來我或迎其前或躡其後在  
兵利鈍不在城有無縱有堅城敵來不迎過不躡直株  
守耳噫二說不同自恕一也職曰守臣矣誰令失守戰  
所以守也奚可株守侯本經生奮身右科忠義自許任  
專城之責其志于不失守明矣為政戢姦暴安善良創

寧淮寨千四百楹收敢勇舊戍招屯田強弩各千人置  
弓矢器械萬數人心既固軍政大修卒有緩急伸縮開  
闔無不在我又奚株守之足患然則兩淮城築決不可  
無而所謂真可恃者又在城築之外耳侯馳書告余求  
記茲役觀所施行事又適與余心合遂為之記侯名嗣  
武芍陂人

象山書院記

寧宗皇帝更化之初興宗正學尊禮故老慨念先朝鴻

儒碩師咸錫嘉謚風厲四方謂象山陸先生發明本心  
之學有大功于世教錫名文安庸示褒美于是慈湖楊  
先生我先人絜齋先生有位于朝直道不阿交進謹論  
寧考動容稱善天下學士想聞風采推攷學問源流所  
在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甫承學小子將指江東  
象山實隸貴溪祠宇荒頽過者悽愴爰相邑南背負魏  
壁面俯平川清與目謀曠與神會築宮百楹既壯既安  
士遐邇咸集紹定五年春甫周咨原隰遂往觀焉始至

舍奠先聖退謁三先生祠竦然若親見象山先生燕坐而與二先生相周旋也升彝訓堂學子序列深衣大帶濟濟翼翼相與講明問辨皆三先生之訓語也齋曰志道明德居仁由義精舍曰儲雲佩玉又皆象山先生之心畫也顧瞻之間已足以生恭敬鄙俗知入德之門規模信美矣乃具以本末上之朝有詔俞之賜名曰象山書院士合辭來請願有記甫竊嘆世降俗敝學失師傳枯章句者自謂質實溺空虛者自詭高明二者交病



而道愈晦書院之建為明道也道惡在無不在也蒸民  
之詩曰有物有則孔子亦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  
乎物天地大物也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山川鬼神草木  
鳥獸皆物也而物無非我我亦嘗究其所以然乎物何  
所始物何所終相更相禪相生相推亘萬古而莫窮是  
何為者其必有以矣人亦萬物中一物也故曰人惟萬  
物之靈有是靈矣則必洞然于上下四方往來古今之  
變而得其所以然者矣其或凝焉滯焉未大昭晰焉者

果何為而然也。盍深省乎接乎目入乎耳森列乎前後左右者物也。物非彼也彼不我外我自外之彼本不隱我自謂隱是自蔽也。自窒也非物蔽我窒我也。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井井秩秩有倫有理者是孰使之然而不容不然盍深省乎鈞是人也。剛柔輕重遲速氣質固不齊而降衷常性則一也。何古先聖哲察倫明物而我乃未能自別于日用不知之凡民。豈其不明歟。游談聚議數他人之短長高下燭照龜卜也。而何獨自知則

昏抑不強歟事物觸我少有不平雖甚懦勇不可當也  
而何獨自立則弱然則本非昏也即觀人以自觀即明  
矣本非弱也勿力爭而心競即強矣反覆手之間耳然  
則自明自強者何其鮮物交物而引焉者何其多也此  
非物罪也盍深省乎省非難常省為難曾子曰三省也  
以魯顏子亦足以發也以愚此魯非魯此愚非愚學者  
于此而省發焉純純乎孳孳乎理融心悟一以貫也躬  
行實踐默而識也忠君孝親本有良貴仁宅義路何莫

由斯志其基本敬其與也誦讀則沃以膏液嚴師畏友則鍼砭藥石也死生不貳帝臨汝也天下歸仁物我無間也毋梏章句泥物者終不能格物也毋溺空虛遺物者終不能成物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萬物皆備于我樂莫大焉噫此其可言者也如以言而已矣猶泥物也言亦空而已矣猶遺物也甫幼聞先人之訓曰吾不感象山先生與我言感先生不與我言耳嘗屢叩屢不答一日叩愈切先生曰此事不屬他人自

求可已嗚呼至哉紹定六年清明日記

馬實夫君子堂記

菡萏詩歌芙蓉騷賦曷取哉比德也我德之清其清也  
我德之芳其芳也晬面盎背陽發其華也歸根復命陰  
結其根也有孚盈缶的中之意也大白若辱出淤泥而  
不染也君子人歟觀此則可以知德矣昔濂溪先生愛  
蓮有說而于他華不能無貶焉余曰四時之變不同而  
草木之華隨之蘭菊固各有時胡可以一律齊哉獨蓮

也當流金鑠石之時有瀟灑出塵之韻是則尤可貴耳  
至于時則與他華等未可以彼議此陶靖節有云善萬  
物之得時惟其時也然後君子余友馬實夫築室桂山  
扁其堂曰君子蓋取諸濂溪一日過鄞之東湖訪余于  
種德庵而屬余記若實夫者可謂有志于為君子儒矣  
故為道其平日之所自得者以助實夫之進德云端平  
三年立夏日記

東陽縣興孝廟記

孝之道大矣天經地義萬古一日也不慮而知曰良知夫何知哉不學而能曰良能夫何能哉聖帝明王之世彝倫敘孝道明天下不以為罕見之行以罕見而得名其道之微乎表門閭門閭昌矣而非孝子之志也復子孫子孫榮矣而非孝子之志也孝子何志乎行吾之所當然不願乎其外也雖然此孝子事耳為人上者以孝治天下彼有孝之實則惟恐其名之不彰彰孝子所以使不孝者愧也愧不孝所以使孝道興也聞吳有施君

焯者泣血叩閻以贖父刑罪吾能捐身為親如是乎晉  
有許君孜者悲號時松鹿犯其栽虎為殺鹿吾能盡誠  
昭應如是乎孜之子生亦有孝行吾能正身訓子如是  
乎又聞唐有馮君子華者廬于親墓而有白兔靈芝之  
瑞吾能感致嘉祥如是乎有應君先唐君祐者事親居  
喪各著至行吾能生養死哀如是乎苟不能然若何不  
愧愧何自而發哉無所知也無所能也而自不容不然  
也孩提之童則愛親孩提何知何能哉見親之不葬則



潁泚豈知其為泚哉此六孝子者人稱其孝而六孝子常以為不足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六孝子之心固與天地相為無極也聞六孝子之名而赧然知愧者其心固與六孝子同也孝道之興皆由此心生耳端平三年婺州東陽林令君嘉會治邑有善政深以扶植風教為先務于是合茲邑之孝子而祠之且白于郡郡上于省若部而奏之天子今左丞相肅國公實東陽人首捐金錢佐役而和者滋衆鳩工飭材廟貌聿新遐邇胥悅朝

廷賜額曰興孝于以章聖上孝治之仁表令尹崇本之  
化用以為來世事親者之勸而非徒為孝子私也令君  
屬某為之記不敢以固陋辭乃為敘次本末且作詩以  
遺之俾歌以祀神其辭曰春雨濡兮秋露零思吾親兮  
本性情昔為孝子今神明帝錫嘉名兮孝道興神皇皇  
兮來下奠芳醕兮醎笙歌白華兮我心以寫聞蓼莪兮  
神淚亦灑誰非人子兮神鑒之錫爾類兮慰爾思年豐  
兮稻肥歡樂兮耄倪神未來兮我民待神之歸兮報無

怠神無在兮無不在溥此孝兮橫四海

馮君振甫言行記

君生九歲而孤執喪如成人稍長篤學窮日夜不倦通經史諸子百家之學日課有錄題其首曰惟民之生渾乎其天是為常則因物有遷習矣弗察莫究其然顧操存之有要庶云為之固愆試肅將于一念已參乎其在  
前儻須臾之弗離則斯道庶乎其可望焉繼今必書小子勉旃後偕從弟國壽師事慈湖楊先生國壽早世先

生作哀辭曰予與振甫相親先後問答無幾遽爾皆覺  
覺非思慮言語所及其為先生許可如此不好非聖之  
書不以聲色亂耳目弟為族人後生產均分之無靳色  
創贍宗一廩貧不能活者歲時量助之每歎世人不知  
蓄德但知蓄財本為子孫計而天理不爽福反為禍君  
築室金川之湖濱蓬戶甕牖氣浩如也貴溪實象山先  
生談教之地余將使指興建書院用白鹿洞規制請于  
朝廷君為堂長四方多士聞風興起來學滋眾君氣貌

春容誨誘不倦生徒有過輒慘然不悅未嘗疾言遽色  
學者為之感動天性質直未嘗為迂曲繳繞之態每曰  
吾惟直心而發耳暮年見世途險巇嘗題詩壁間曰眼  
俗難觀古時閒只順天平生羞詭遇投老更加鞭歲在  
丙申自象山書院東歸中道得疾既抵舍聞書院趣君  
行猶幡然欲往若忘病者丁酉仲秋十有九日忽命具  
浴浴罷俄頃正巾更衣條然而逝嗚呼君之行已獲有  
瑕玷親戚鄰里下至田夫野叟莫不敬愛卒之日咸嘆

惜之余既銘君之墓又掇拾君之言行詳記以示象山士友忠信篤敬如君者不可復見矣吾道奈何吾道奈何

重修白鹿書院記

我國家祈天永命涵育羣生與三代同其長久是無他故焉正誼明道不計功利而已斯道也亘古如一日而所賴以植立不壞修明無斁者則必由講學始蓋道不通行于萬世不足為道學者無益于人之家國不足以

為學熙豐用事之臣專務功利排斥正論斯道晦蝕甚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元祐諸儒正誼明道之力也紹符政宣間羣邪得志流毒生靈極而至于中原板蕩斯道掃地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中興諸儒正誼明道之力也權臣力持和議擯棄忠良宴安江沱不念讐恥斯道又幾鬱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乾淳諸儒正誼明道之力也開禧權奸竊弄威福誣正人為偽學借恢復以開邊斯道又幾墜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嘉

定更化諸儒正誼明道之力也皇上嗣臨大寶正斯道  
興廢明晦之機而中外臣僚下至韋布之士皆當精白  
承休共扶斯道甫無狀將指江東且五年建象山書院  
于貴溪興白鹿書院于廬阜豈徒然哉正欲力辨道誼  
功利使士心不昧所趨以庶幾實有益于國家耳雖然  
甫心有大懼焉風俗之壞積漸以成君子之澤積久乃  
見伊洛諸先生講道之功當時未見也而見于中興南  
軒晦菴象山諸先生講道之功當時未見也而見于更



化見者枝葉未見者本實本實弗撥遇春思榮乾淳培  
養之澤至更化始見以其本實之無恙也更化以後培  
養能如乾淳乎夫培養有加于前而後可以跂望乾淳  
之盛不然本實撥而枝葉枯利欲熾而道誼微吾為之  
懼矣然則南軒晦菴象山諸先生講明問辨之學可無  
紹而修之者乎天理人欲之分南軒晦菴二先生剖析  
既甚章明而喻義喻利之論象山先生敷闡尤為精至  
所以續洙泗之正傳者日星炳炳諸先生立身立朝大

節追配昔賢而所以淑諸人者大要忠君孝親誠身信  
友用則澤及天下不用則無愧俯仰如是而已言論辨  
說特其上直耳執言論辨說以妄窺諸先生之門牆而  
于其實德實行植立修身有益于人之家國者乃不能  
取為師法則不足為善學矣顏子之鑽仰曾子之戰兢  
其苦切至到如此曷嘗以口耳之學爭夸競勝哉甫與  
元德張君同官于池又與仲能湯君有同年好二君從  
事晦菴先生之學功深力久遂延為洞長元德以年高

先歸仲能悉力振起多士聞風來集又以暇日大葺堂  
宇整整翼翼增廣于舊日是麗澤之習日益光明善相  
告過相規毋事苟同勤勤磨切使後來者推攷源流所  
自以不忘今日培養之澤回視更化以來被乾淳之遺  
化者鬱然相望于先後其為有益于國家不亦大乎甫  
既記象山書院以與四方之士共之矣則斯記也互相  
發揮亦足以助學子之警策云

白鹿書院君子堂記

易六十四卦大象皆言君子君子者全德之稱歟濂溪先生妙達陰陽動靜之理謂乾坤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嗚呼易道深矣先生之學該貫天地萬物而獨愛一蓮何哉蓮亦太極也中通外直亭亭淨植太極之妙具于是矣蓮為君子則富貴隱逸非君子歟隱逸逃富貴者也富貴未必可貧賤也若夫君子何適不可哉仲能湯君為長于白鹿書院一日貽書命余作君子堂記亟稱堂基爽塏與太守史侯慨然捐錢粟助風

化且曰書院乃重修而此堂則新創重修者起六十年  
之廢壞新創者廣六十年之未備堂瞰荷池取濂溪愛  
蓮語扁以是名諸生藏修游息其中亦嘗有感乎富貴  
天也非可求隱逸偏也非所安求為君子而安焉濂溪  
之望後學正在是余恨縻吏鞅未獲一登斯堂儻乞間  
得請其行也執周易一卷與諸友相周旋訪廬阜尋舊  
遊而後歸不亦快哉

番陽顏范二公祠記

我先人絜齋先生讀史見致忠盡義為世標準之偉人如唐顏公我朝范公未嘗不感慨興嗟指以勵諸子且曰國于天地有綱常焉二公綱常之氣骨也人以氣骨成國以氣骨立某識斯言不忘將指江東臬司署番按圖志二公作牧是邦人祠之至今然或附齋舍或在郡圃規制庠陋弗稱一日知州事林侯與某語慨然有卜爽壇侈祠宇意曰祠成子為我記之某敬諾每覽唐史論顏公晚節偃蹇及敘至德初元公赴鳳翔事不能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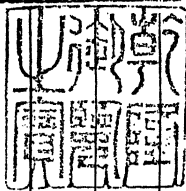
公赤心反稱棄郡渡河觀史至此令人拂膺夫元載盧  
杞氣燄熏天下公摧奸尊主何謂偃蹇捨平原詣鳳翔  
非怯也當祿山初反聲撼河北公不于此時怯顧怯靈  
武事定後耶洎至拜御史直道不阿權奸膽落兩京既  
復平原併安皆公力也何謂棄郡忠臣義士雖身為盜  
賊猶憚之而史忍誣之乎顏公使希烈范公抗元昊皆  
一時盜賊之雄希烈陷汝州公以八十之年挺身罵賊  
始未敢害公希烈忿唐殺弟希倩乃致公死地公死唐

存得死所矣元昊僭帝請和范公自為書力陳逆順成敗狀昊謀大沮時論猶謂公擅復書坐奪官此與史譏顏公偃蹇棄郡何異曩令全軀保妻子之臣見義不堅決以昊書來上則國體所繫可勝悔耶盜賊夷狄不能折二公而折二公者奸邪朋黨也慶歷朋黨之論興范公連斥斥復起起復直言時事已而又斥迄不變公歸然德望碩大光明無纖瑕可指而中公者必曰朋黨元載盧杞陷顏公于唐主之朝而朋黨之論擠范公于盛



明之世范全身名而顏隕賊手讒人交鬪術無工拙聽  
言者昏明固異也我朝保全憂國之老臣豈唐世敢仿  
彿萬分一哉番為二公遺愛之地人心懷之千古不泯  
祠宇興廢于二公何加損而某獨感念先訓著其致忠  
盡義闢世綱常之大節如此林侯名清之秩滿除坑冶  
使者崔侯端純代之始至聞建是祠嘆慕不已曰吾得  
守二公所守之邦深自慶幸斯言亦可嘉已小雅云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行之實難嗚呼心顏范之心是亦顏

范而已矣奚其難



蒙齋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蒙齋集卷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陳棻

欽定四庫全書

蒙齋集卷十四

宋 袁甫 撰

記

番江書堂記

或問余曰子創象山書院于貴溪興白鹿書院于廬阜而又建番江書堂何也余曰子豈知余心哉余自為童子拱立侍旁每見師友過從攷德問業孰矣曾未十數

年次第凋零及余兄弟游宦四方同志者亦往往間見  
未十數年又皆寥落如晨星之相望每為之慨然將指  
江東兩書院蓋士友所宗之地振而起之責實在余故  
凡士願處象山若白鹿者各隨其行輩與其望實或畀  
領袖之職或在賓講之選衿佩咸集彬彬可觀矣而余  
之所深慮者已成之材雖易于振拔而後來之秀未保  
其嗣續况士友之紛至非接其話言參諸履行則未可  
得其為士之實于是選通經學古士率生徒而課之余

暇日亦數加攷察俟其有立也乃分兩書院而肄業焉  
此番江書堂之所以建也諸老先生遠矣師友道喪士  
習日駁慕超詣者無深實詳縝之功騫辨博者乏通貫  
融明之趣轉相依做諸老先生之本旨愈晦不明方且  
徇偏見立異同幾有專門名家之弊其原皆起于論說  
多而事實寡然則羣居書院相與切磨亦求其所以為  
人者如何耳在家庭則孝友處鄉黨則信睦莅官則堅  
公廉之操立朝則崇正直之風果若是奚必問其自白

鹿乎自象山乎不然飽讀舊書熟習遺訓孝友信睦公  
廉正直一有愧怍自白鹿則白鹿之羞也自象山則象  
山之玷也可不懼哉書堂凡四齋曰達源止善存誠養  
正而講道之道則名曰自得得者何井卦曰无喪无得  
往来井井之義大矣哉雖汲而未嘗汲也故愈汲愈  
新雖養而未嘗養也故愈用愈有尚無有得寧復有喪  
本無可喪于何求得孝友也信睦也公廉正直也行所  
當行止所當止至平至常萬古一日何喪焉何得焉然

則得云者得其無喪無得者而已放勳之所謂使自得之者得乎此中庸之所謂無入不自得者得乎此孟子之所謂深造自得者得乎此以此而學為人尚何論說之勝而事實之微乎尚何徇偏見立異同而有專門名家之弊乎嗚呼番江書堂之學子而果不失諸老先生之本旨也即所以教白鹿象山之學子皆不失諸老先生之本旨也伐木之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學子服膺斯言吾見道德一而氣脈長矣勉之勉之



奉化縣舒先生祠堂記

先生墓在奉川松谿里其墓碣慈湖先生所作也先生興教新安其祠堂先君正獻公所記也今奉川邑大夫胡君逸駕景行前哲聿新祠宇率邑人尊事之又俾某為之記顧貌焉晚學何足窺先生之仞牆雖然自兒時見先生每過家塾拱立侍傍已有所興起又觀先生所說三百五篇與我心契似若有得弱冠因仲兄就先生學于新安歸言飲食起居之詳與先正獻公所稱若合

符節後與先生諸子交益知家法之懿闔族聚居交相  
敬愛皆先生有以表倡之某雖未嘗數侍先生之聲歎  
然其獨得于心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盡而非假言語  
又無以寫我心請因胡君之請而有述焉先生真有道  
之君子也道非形器非離形器先生內美充實可謂有  
孚盈缶矣而即之若虛叩之若無第見坦坦蕩蕩洞無  
城府溫溫謙謙不異常人終日窮年應事接物小心畏  
忌周旋規矩而超然常與造物遊陶陶乎浩浩乎生乎

天壤之間獨能餐此天和享此真樂而未易與世人言也故先生之胸襟光風霽月也先生之節操山高水長也先生之詠詩天籟自鳴也先生之作文鳶魚飛躍也洙泗風雩之氣象先生有焉處逆境不知其逆也居順境不知其順也千變萬狀自為紛紛而不知其為千為萬也亦不知其為一也先生之言曰敝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為美境此先生之學所以深造自得而某之所謂真有道之君子也其他稱述已多矣奚以贅

為胡君與余俱甲戌進士邑政不擾而人安之其為先生立祠也豈非斯道有默會于心者耶雖然先生之道揭日月而行某之假守新安嘗為先生請易名于朝矣而卒未果遂胡君倘持是而申前請焉必有慨然主盟吾道者先生諱璘字元質後宰溫之平陽終于宜之別駕云

浮梁縣修學記

令治百里簿書期會之外以興修學校為急難能矣然

修學而已爾學修而士無以養又輟餘財以助贍給難能矣然養士而已爾衿佩來集絃誦琅琅又嚴程督以進材藝難能矣然課業而已爾潘君材之宰浮梁也三者皆優為之一日貽書于余且言令邑以來縮浮費葺學宮凡門廊齋舍煥然更新又創傑閣崇奉奎章學租所入有限則捐帑廩濟其乏春秋補弟子員月有試旬有課駸駸可觀矣請記之余去年春觀風至茲邑嘗集屬僚暨諸生講道矣咸謂余迂令今偕羣士求記是弗

我迂也令弗我迂固當士弗我迂其亦有感乎桑麻菽粟舉世不以為迂以其能生我也人非道不生而舉世一聞談道則以迂目之道固在桑麻菽粟外耶目道以迂則不迂非道也甘不迂之利犯非道之名道實生我而欲違道以謀生吾甚悲世人之惑也令不謂我迂是不目道以迂也令不目道以迂環百里之士若民皆不以道為迂孝而親敬而長行著習察勿失秉彝道化其將興乎余嘗語茲邑之士曰令之新政是一初也士今

日聽講是亦一初也此初嘗新則日日如初令勉之士勉之余亦因以自勉焉

精神閣記

有吳君自盱江來貌甚樸野謁余言曰吾家世耕且學幼習父師訓有志斯道建一閣舍傍朝夕講學焉其為我銘且記之余曰子豈專為是來耶吳君曰吾尊慕慈湖先生有年矣今幸得見先生誨之勤勤余曰先生何言袖出一紙先生書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余曰子

迺得此于先生其兢兢寶之哉盈宇宙之間莫非精神也先聖即是以啓後學先生即是以師先聖子之閣也即是以名之余之記也即是以申之天地變化天地之精神吾心之精神也日月照臨日月之精神吾心之精神也是閣之上聚六經羣聖人之書六經羣聖人之精神吾心之精神也環以先賢之像先賢之精神吾心之精神也登高而望前雲嶠後雷峰左柏山右松嶺層巒疊嶂雜然森列者不可勝數晨昏出沒煙雲吞吐萬態



呈露盡得于几席之上景物之精神吾心之精神也子  
仰而顧俯而察昭明有融本無障蔽終日乾乾何有窮  
已涵泳于斯藏修于斯會朋友于斯心之精神交暢旁  
達泰然無思而非無思寂然無為而非無為嗚呼旨哉  
斯先聖之訓也斯先生之教也雖然余豈敢謂造此道  
哉姑誦所聞而已子其勉之余亦以自勉焉

南康軍四賢堂記

南康史侯作堂祠四賢而以書諭余曰濂溪晦庵二先

生俱嘗守是邦而劉屯田父子隱居廬山下壯節冰玉  
堂及劉氏故居記皆晦菴筆也余覽之慨然曰侯其有  
意于風化者耶濂溪五十餘上南康印綬分司南京屯  
田為潁上令不能屈節事上官棄官入山祕丞亦落落  
與時忤仕迄不顯而晦庵在外不過九攷立朝纔四十  
日嗟乎四賢之風節如是世之高此四賢者亦曰不以  
爵祿動其心而已抑余竊謂以退為高非四賢之志也  
濂溪自為小官屢爭獄事洎持節廣東不憚瘴毒之侵

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到處皆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卒以是抱疾其言曰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為學將以設施必不得已止未晚也劉公父子節義凜凜祕丞蓋與荆公有舊欲挽使修三司條理終不為屈未足多也而盡誠規益謂所更定法令不合衆心宜復其舊使荆公早用此言豈至稔異時生民之禍若是慘耶晦庵歷事三朝忠誠懇惻之意具形奏疏大抵排和議詆近習抑宦寺不遺餘力而至于君心隱微人

所難言者亦每每控竭無隱孝廟眷之厚先生封事有  
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  
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嗚呼忠愛之  
語吐自肺肝與淺丈夫自潔其身者奚啻霄壤然則四  
賢豈不欲用于時而必以名節自見哉論者第見濂溪  
先生酷愛廬阜乘興攜客自放于山巔水涯之間而陳  
令舉與屯田騎雙犢往來山中殆類高人勝士之為者  
而孰知伊洛之學自明道伊川以及延平乃考亭平生

尊慕以為立身之實地者皆光風霽月之餘韻而史學  
獨擅一家卒以助成司馬公通鑑之巨典者亦自青雲  
白石之深趣來耶言施于事則非空言學可及物則為  
實學不苟合者必合道者也不求世用者必能用世者  
也余既以是復侯書又為敘次其本末俾刻之石以詔  
來者使皆知夫四賢經世之實如此則其于儒道之功  
用不為無補云爾

樂平縣慈湖先生書閣記

先生之訓曰舜曰道心即心即道何道也熙帝之載亮采惠疇載采事也疇類也凡流行乎事物之間理當如是而不容不如是者何往非帝載乎何往非道心乎從五典敘百揆穆四門祭大麓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察璿璣覲羣后舉元凱去四凶是帝載也皆道心也舜命禹昌言禹辭焉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乃歷敘其身之所親歷刊木濬川暨稷益播奏艱鮮與凡懋遷之事禹親承舜道心之傳而所謂昌言乃如此是帝載也皆道心

也嗚呼果可以有精麤本末論哉果可以無精麤本末  
論哉果可以置有無精麤本末之論哉謂有精麤本末  
者卑云乎哉謂無精麤本末者高云乎哉置有無精麤  
本末之論者不高不卑云乎哉皆論說也非事實也先  
生每舉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噫先生其得之  
矣書閣之建邑之令佐謝君溥許君應龍與夫有職于  
學者舒君益而下凡十有四人蒼萃先生所著羣書于  
閣而率學子曰觀習焉蓋先生嘗宰斯邑矣邑人沐先

生遺化歌思至今弗忘故惓惓于其遺書如此閣既成而求某為之記某竊謂先生無意著書也道非思慮所可及非言語所可盡先生無意著書也先生自幼志聖人之學久而融貫益久而純平生踐履無一瑕玷處閨門如對大賓在閤室如臨上帝年登耄耋兢兢敬謹未嘗須臾放逸此先生之實學也凡先生之所言者言此而已學者之所以學先生者學諸此而已若夫外盛而內不足名似而實未有得焉者乃先生之所深戒而先



生亦不願學子之萬一有是也嗚呼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敬之哉敬之哉

華亭縣修復經界記

楊君余舊友也自華亭馳書來告吾倣經界法為悠久利事成具顛末示余且曰質言近俚其潤色之余曰古有方言奚俚之病直書不亦可乎華亭浙右壯邑歲入苗號踰十萬石實六萬七千有奇而縣官歲督纔三萬八千止蓋自紹興經界迄今百年官無版籍吏緣為姦

隱匿詭寄弊倖非一重以此邑西連湖北枕江東南竝  
海田鬲于水無歲無之由是賦役俱病貧富交困而爭  
訟四起矣紹定五年楊君來為司征越明年監簿趙君  
與憲出守嘉禾整圖籍寬賦斂欲自近邑始招君幕下  
置圍田局募甲首給清冊命之曰抄撩匿者露虛者實  
乃檄君攝事華亭君曰受訟牒力究弊源蠲胥吏白納  
之錢貸民戶積欠之賦弛酒稅無藝之征德意漸孚矣  
則以禮屬鄉官分任其責不履畝不立限不任吏每都

甲首鄉官擇之每圍清冊甲首筆之田之頃畝昭然可  
觀邑士民相與舉令于州州上之朝俾遂為真夙夜黽  
勉以竟前功賦籍一定詭挾有歸既又白郡以北三鄉  
上田賦重則盡降而為中以北三鄉折糶價重則復減  
而從輕以青龍鎮地積計稅重則盡降而從畝以邑郭  
及諸鄉浮財物力頗為民擾則止以實產定和買役錢  
之數今可謂盡心也已又稔于衆曰吾當與爾曹減槩  
量之贏以示優恤未幾明天子新更大化誕布寬政痛

減斛面盡蠲積逋令得奉行上意不負初約于是端平  
初元秋苗以五萬七千八百一十石為額較遞年之數  
逾二萬而民不以為厲已創屋四楹于縣廳之東扁之  
曰圍田文籍庫或問令曰子謂察情偽防蠹弊盡于是  
乎令拱手曰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吾素學也討  
論修明則有後人在余壯此言類知道者今世孱吏不  
足道能吏往往以有餘自誇不知餘而必盡意味索然  
根本且日感矣令言有契余心于是乎書

東萊書院竹軒記

竹軒者成公東萊先生會友之地也先生愛竹與心默契勁直之節清遠之標鏘然鳴玉之聲蒼然不老之色光風皓月入我懷抱琅琅弦誦上下酬答時當大夏鑠石流金一見此君洒然物表雪霜凌厲萬彙摧折惟有此君獨立不懼是皆足以發深省助加鞭麗澤書院之法家拂士也先生生而愛此歿獨能忘情哉物之廢興時也不隨時廢興道也軒故待制陳公肖巖之廬先生

講道于斯後廢弗葺嘉定更化門人創先生祠取軒之  
舊扁揭于東廡紹定六年今宗正少卿趙侯必愿為發  
守以在官之田二十五畝易鄰牆老子宮竹園將復舊  
觀而未果嘉熙改元吾友履善韓君祥由武學諭來貳  
此邦學徒俞篋持先生猶子巽伯敘竹軒本末謂履善  
曰祠今錫額為書院趙侯所易地築軒以嗣遺響可乎  
履善是之攝郡事肖望張君渭叟與履善同寅相好也  
捐楮五十萬米十斛屬理掾趙君師乘涖其役既又慮

費弗給肖望輟俸餘二十萬履善十萬佐之未幾落成  
臨以方沼繚以周垣雖近市而不囂似避世而非隱豈  
先生之道然耶道不與軒為廢興軒有成壞道固長存  
履善貽書請某記其事某曰朝家命我假守至再矣銳  
欲拜先生祠下俱尼于病愧我麗澤雖然願一言為諸  
友告某嘗詠竹云竹虛中虛乃實得乎此永勿失諸友  
相與切磋究之二年仲秋後學鄞川袁某記

武學經遠齋題名記

止戈為武武有七德經遠名齋經世云乎哉經德也禁  
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是謂七德經之為言  
常也常保是德必學而後可學殖也殖之固德乃常矣  
漢人有云縉紳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今或易  
之縉紳談兵而介冑且議和矣嗚呼此乃學不明之過  
也孟子曰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  
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格言大訓趨于和戰之外而獨  
探本原如此自綱常不明人心汨溺利欲中平居視父



兄長上為何事驅之行陣曳兵而走此其源委蓋上無禮下無學勢所必至是乃為國隱憂區區和戰又不足云矣齋舊有題名今復新之哀姓氏勒堅珉以貽後匪徒為利祿計而已經德止戈之義朝夕觀省于以助麗澤講習之功抑以副聖朝樂育之意云

鄞縣學乾淳四先生祠記

鄞縣立學舊矣中廢不振嘉定間主簿呂君康年聿新規制垂成而去嘉熙改元趙君希聖來居是官首白宰

上之府請益廣教養益宏斯道且謂近代師表如南軒  
張宣公晦庵朱文公東萊呂成公象山陸文安公四先  
生未祀于學寧非大闕遂併力舉茲事屬某為之記固  
辭弗獲乃言曰夫道一而已矣學者各植門庭將以自  
尊其師師道不如是也三代既遠漢儒專門名家破碎  
大道自時厥後紛紛籍籍不能會于一我皇朝大儒繼  
作始克合百川而宗于海中興以來四先生身任道統  
之責悉力主盟凡修之身行之家用之國推以淑諸後

進皆天理人彝如桑麻穀粟鑿鑿真實不可誣已四先生無二道而學者師承多異于是藩牆立畛域分所謂切已之實學忠君孝親之實心經國濟世之實用睽離乖隔不能會歸有極反甚于漢儒可悲也夫殊不思乾淳以來四先生相為後先所以明義利別正邪羽翼吾道果為何事弟子之尊其師當先識其師之道大本必正大旨必明則道在是矣奚必于一話言之間一去取之際屑屑焉較短量長以是為能事哉迹類而心殊名

同而實異乃後學之大病又豈可以累四先生耶若夫  
四先生之自相切磋則固有不苟同者矣正以道無終  
窮學無止法更相問辨以求歸于一是之地是乃從善  
服義之公心尤非後學之所可輕議也今趙君合祠四  
先生于學超然出于各立門庭之表其于大道之統必  
有得焉者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愚又奚言惟願同志  
者勿自欺其心殆庶幾矣乎

安邊所公宇記

洪惟我孝宗皇帝申儆軍實豫備邊用聖算宏遠矣開  
禧權臣貪功啓釁舉積貯而一空之我寧考用悔于厥  
心迺更舊轍講實政謂儲蓄國之大命也捐所籍權倖  
田宅及其他沒入之產與圍田舊隸于官者總歲收之  
數受而藏之名安邊所校其所入日計若不足歲計則  
有餘始命御史提綱厥後以版曹或都司寺監官畿漕  
領其事端平初復取浙右臬司及諸郡倅貳所掌之課  
自督歲輸責任逾重嘉熙之元有司不戒于火所亦遭

燬今宗正少卿樞密副都承旨趙公以夫時以宰士實  
兼斯職慨然歎曰邊儲羸縮關國安危官庀厥司公宇  
其可緩遂請于朝更造焉益以主管官舊解為廳為堂  
為燕坐為寢室為庖湑之屬隙地為圃環植脩篁以游  
以息中門之右甃壁鐵鍵圖籍是藏翼以更舍創主管  
解于修文坊之北費緡錢二萬六千有奇經始于是歲  
孟秋之癸酉告成于季冬之壬子而貽書屬某為之記  
某告之曰記將以傳遠欲俾後人永久勿廢耳孟子稱

出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安邊之名凜焉在目邊境不可一日不安則儲蓄不可一日不備此所以仰體寧考保邦息民之心而迓續天命于無窮也其誰敢廢之公復書曰願即此為記公內和外剛臨事不苟某所敬也于是乎書

耕樂堂記

樂在耕乎耕何足樂樂不在耕乎舍耕奚樂或曰樂道耳曰道在耕乎耕何以見道道不在耕乎耕奚為不見

道古之聖人見也非見也無見也非無見也以道為可見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以道為不可見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有所見則樂不可見則不樂乎不可見則樂有所見則不樂乎見其不可見真見也樂其無可樂真樂也請以是贊耕樂

黃州重建學記

齊安郡博士馮君去病興崇學校以書請記于某且曰明道伊川二程先生實生黃陂邦之人士祠之至今某



深惟二先生以正學為天下倡我宋儒道繇是大明上  
接洙泗統緒顧晚學無似正願與學子茂明之明道先  
生嘗與橫渠先生論性矣其言曰動亦定靜亦定無將  
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  
內外也又曰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  
鑑而索照也嗚呼至哉言乎學者不識性或溺虛空或  
膠意見譎譎焉騰口說而于切已之實了無相關伊川  
先生曰聖人之言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

之道有不足矣後人所為動多于聖人然乃無用之贅  
言雖真失正反害于道某三復斯言惕然內省夫以已  
性為有內外拘牽固滯大本不明而顧以言語誦說為  
能正使充棟汗牛祇以為損實有何益某自懼不能免  
斯病也學子亦嘗深省密察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神  
用昭昭倫理井井動靜一內外融何以多言為上帝臨  
女果見其臨乎見者孰見神之聽之果知其聽乎知者  
孰知學子毋謂此道為高遠易存存詩書兢兢禮洞洞

屬屬存此而已敬此而已躬行實踐自成自道不能存不能敬罪實在我何可自恕果能是卓然真知性無內外不墮拘牽之失而誦詩讀書確然真如耒耜陶冶之適于實用則于學道其庶矣乎齊安淮名郡俗淳朴有古風當邊事繹騷之日遑恤庠序馮君勇不顧謂忠孝正于多事見興學其可緩諸請記之書歉然不有已功歷敘經始及佐費皆前任人與長官力噫斯足以見馮君之言近道矣其庶不負二先生之遺訓矣是宜書

襲桂堂記

國朝承唐舊以進士為重人不榮世閥而榮儒科風俗  
流傳有年矣襲桂堂者武恭楊和王四世孫名白字淳  
則之所名也高廟南渡初武恭戮力王室勲在竹帛孳  
孳誨子業儒惠懿公諱傑惠敏公諱傑直敷文閣諱傑  
儒科踵接上嘉武恭有子陞甲以榮之淳則登嘉熙二  
年戊戌進士第朝廷用前比陞淳則四甲今需次分司  
鎮江諸軍糧料院上距敷文公八十有五年流風餘韻

輝映先後襲桂之名不忝矣余讀楚辭淮南小山招隱  
士有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樛山氣  
籠從兮石嵯峨谿谷嶄巖兮水曾波猿狖羣嘯兮虎豹  
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其末章曰王孫兮歸來山中兮  
不可以久留夫招隱而咏桂何也若曰桂生巖中隱士  
在焉猿狖之與俱虎豹之與羣桂雖可攀援然非可久  
處盍歸乎來此招隱所由作也國于天地必有與立君  
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攝世科躋膺仕以是為桂若何

吁桂乎桂乎義豈盡此乎仕途險巇君子畏之挹此桂  
芳莫如清白武恭忠貫神明出入兵間四十餘年避寵  
辭榮無少瑕玷休光鴻烈衣被後昆蓋嘗以清白名堂  
今與襲桂對峙而竝垂芳焉吾觀後漢書君家與吾鼻  
祖位登鼎鉉號東京名族俱流傳至今淳則勉之顧瞻  
典型動循禮度自待其身常如未第時則姓名益香矣  
余病世人未識桂之所以為桂故特發小山之微旨以  
見未為時用香蘊諸身招之使來香滿斯世他日倦游

而就閒晚節之香不愧青史斯其為桂大矣武恭種之  
于前淳則襲之于後子子孫孫又傳襲至于無窮與世  
間凡種迴殊此乃吾自有之物非襲而取之之謂也昔  
嘗與淳則同寅知其美秀而好修茲請余記其事故以  
祖烈期淳則亦因以自警焉

信州自鳴山孚惠廟記

紹定二年余持江左庾節是秋盜起江右地與信屬邑  
接飭官吏嚴隄防盜伺間迫貴溪境遙望戈甲鏃錚旌

旂照天怖而走時防守兵實不多民間謹言神助越明年冬余司臬事又明年春盜起衢之常山聲撼旁郡永玉兩邑民奔逃弗可禁余亟集尉寨卒糾鄉豪募兵晝夜警衛檄郡調禁旅白于朝益以大軍力扼衝要我軍稍張然盜烏合滋衆屢窺兩邑卒憚莫前若有尼之者民間又傳神助與前年貴溪事相類余慨然嘆曰神人相依而行惟自鳴山之神以孝聞天下繇昔迄今餘八百載我朝褒大王封夔絕前世為民祈禳靈應如響銷



寇暴安善良功德茂焉天下之惡一也牛昌隱譖言之禍王不報不止盜賊夷人丘墓戕人父母離人妻孥焚人廬舍不知幾牛昌隱也民之仇盜猶吾仇也忍坐視乎雪父母仇孝也雪民仇孝之推也王孝于親推孝于民民亦致孝享于神感王庇庥思報王德余今年春觀風部內親至王之祖廟感愴久之命工飭材葺新祠宇及秋訖功廟貌尊嚴制度恢張從民願也然則邑人所以見戈甲鏃錚旌旂照天者曷信哉信乎民而已矣凡繕

修之費與祠事之詳及夫程督之官若吏皆載于碑陰  
而此弗錄非略也神之炳靈隨叩隨答水旱螟霜癘疫  
之災禱而應者屢矣余四年間目擊其事此尚不錄况  
其他乎春秋常事不書復仇則大之王復仇著孝弭盜  
靖民誠有足大者他事不書而此獨書春秋法也淳祐  
六年夏匠丞懋齋章侯著到郡未幾郡以不雨告首迎  
茲山神作梵事隨獲甘澍歲事以登七年夏浙江皆告  
旱後又三迎王于公廨而三獲嘉應曾不移時他處困

于異歟此邦獨至屢豐蓋侯之牧是邦也迎養芸翁于郡之凝香綵衣怡愉恪盡其孝王以孝其父者孝其民侯亦以孝其父者孝其神以及其民一念之孝兩相契焉宜其隨禱隨應不啻聲相應言相接也吁幽冥杳漠之間人謂未易以精神貫通也觀侯所以禱其神與神之所以聽之者則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益信其不誣矣百拜敬識庶使來者知信之民無忘神與侯之賜云

沛然堂記

吏部郎趙公師事象山陸先生某嘗獲觀先生之書云  
積雨小霽始得一訪風練飛雪之壯方念不得與賢昆  
仲共之是晚來書適至喜可知也去非從善勇決如此  
沛然之壯在胸中矣何以觀瀑為哉又從而敷述其義  
援虞書克艱儆戒之說反覆數千言某未曉所謂去非  
者何說讀至書尾則云若汨于利欲蔽于異端逞志遂  
非往而不返雖復雞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為病益深而  
去道愈遠矣奚足以言此哉某于是知先生之所謂非

者蓋指利欲之靈異端之害而言之也惟沛然之壯則能去此非少有依違牽制繚繞繫累之意則決不能去此非矣學者讀先生之書玩先生之旨寧不躍然有感于中曰壯若有力實非一力一勺之水非少及其不測也非多發于涓涓者非始會歸于江海者非終其訪風練飛雪也非物其去非從善也非我第見天壤之間皜皜融融無際無畔淵淵浩浩不識不知克艱者艱乎此儆戒者儆乎此明明穆穆聚精會神者切磋琢磨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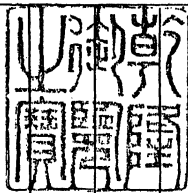
也嗚呼妙矣哉吏部諱師雍字然道其嗣希聖主鄞縣簿謂某曰先人嘗築堂于家塾扁之曰沛然將刻先生之書以詔後之學者而未之遂也今吾礮石矣其為我記之某何能措一辭哉姑告之曰沛然在胸中何以觀瀑為終日觀瀑元非觀請參斯旨毋自迷趙君唯唯遂為之記

金斗書堂記

吾友張伯常龍泉人書來為其鄉人鮑君求金斗書堂

扁且曰書堂之建將聚鄉族之子弟而教之每嘆世降道微誰復以講學為急務鮑君獨能捐已財誨後學此意良可嘉尚雖然其本在擇師師不必他求伯常學醇行方氣充識明可以為師矣余屢欲屈伯常于象山書院以地遠故未果今里閭近也金斗專也近則無往來之勞專則無暴寒之患行于鄉然後推于他郡豈惟伯常之學推而淑諸人將見金斗書堂之澤自是浩乎不可量矣伯常試以是語鮑君鮑君儻從吾言甚善不然

書堂之扁不可以私藏于家其盍歸我乎





蒙齋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蒙齋集卷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銜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錢 樾

謄錄監生臣王思敬

欽定四庫全書

蒙齋集卷十五

宋 袁甫 撰

說

張平仲為鄭氏子求書三省大字遂為之說

人心至明常人自違其心若曾子者可謂不違心矣人  
取謀于我竭誠殫慮若已事然此本心也不如是則不  
忠非違心乎人道莫重于友一語不妄始終如一此本

心也不如是則不信非違心乎人之為學傳于父兄傳于師傅于古孳孳服習罔敢失墜此本心也不如是則不習非違心乎夫其所以違心者不省故也是心在我不屬他人自提撕自警策自不昏不墜萬病消釋一心炯炯天之廣大之博厚日月之昭明雷風之鼓盪山之峙川之流草木之發生禽魚之飛躍皆此心也不違其心本無不忠省之曰豈其有不忠乎本無不信省之曰豈其有不信乎本無不習省之曰豈其有不習乎曰

曰如是純明靜一臨死生之變不忘戰兢嗚呼斯其所  
以為曾子

馬實夫字說

東淮將漕馬君光祖余字之曰實夫而告之曰和順積  
中英華發外自然之華也華而不實識者譏之何譏耳  
譏其外浮而內無本也大易之贊乾曰剛健篤實輝光  
日新其德實與光相對譬彼草木本實不撥則華潤不  
枯精彩盡發于外而根本一搖則生意感矣何光華之

云孟子曰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實夫于根心之語其有得乎未也根非外來本心素具明心以培其根則枝葉華萼皆根之所自出也勿忘勿助長是為用力之要實夫勉之

葉朝宗字說

古括葉君名東字子潤紹定癸巳訪余鄱陽廳講中庸大旨余更其字曰朝宗而語之曰子嘗樂水而得其趣乎晝夜周流一息不停雖過潁在山然亦未有不下者

江河淮濟同歸于海海受衆流而不加多焉故百川雖異萬折必東朝宗于海萬古一日子而有得乎此為學以至海為準學海以不動為本識智者樂水之旨興樂山實相貫通則可以躍然有省矣省而習焉習而熟焉會歸于海動靜一源知仁匪二其于學殆庶幾乎朝宗勉之異時將叩子所得以慰老懷端平第三春余得罪去國朝宗不遠千餘里到鄞川東湖問余死生求余字說而告以此朝宗敬諾遂書以遺之

徐克常字說

鄱陽徐氏子更名憲請字于余余取書克有常憲之義  
字之克常而語之曰工師度木園中規方中矩曲直中  
準繩醫師製方君臣佐使各當其可藝也有法度焉維  
人之生有物有則何以守之曰常而已日月經天過則  
薄食寒暑推移愆則為沴爾憲爾常無增無損敬之哉  
入孝出弟帝則在斯井井秩秩夙夜勿違時泰則昭憲  
度敷禮樂之化世否則秉常憲盡忠孝之節德惟一是



謂常子其可進此乎吾語子亦驟矣雖然語在我聽在子

程自芳字說

鄱陽程令名沐求余字之而為之說余字之曰自芳而告之曰子亦知夫芳之義乎屈平九歌有云浴蘭湯兮沐芳釋者曰芳芷也沐香芷以自潔清也子庶以律已公以涖官庶乎能潔清矣而余有取乎芳之義者豈止若是耶君子小人之分在乎臭味而已屈平之作楚辭

引物連類凡所謂香草者皆芳也其芳可愛則飲墜露  
殄落英紉而為佩滋而成畹可也曷為乎世人不芳其  
芳而反謂不芳者芳耶吁芳不芳乃人之好惡然耳吾  
之自芳菲菲乎其彌章者常自若也而豈以世之芳不  
芳易吾之初服哉澄神澹慮澡身浴德滋義理之根澹  
學問之源斯所謂自芳乎夫自芳非斂諸身而已固將  
流此芳于天下也布德施仁人薰其芳立功揚名人播  
其芳著書立言人誦其芳非特見于一時而已又將載

此芳于後世也顧不求芳于外而反求諸內故曰自芳若所謂誠者自成而道自道云爾屈平之不過未嘗斯須不倦倦于靈修也新沐者必彈冠苟有用我者則將以彈冠為慶而奚為私有其芳哉吾子其勉之

和敬說贈庶可

敬而不和拘矣和不敬肆矣夫敬與和匪拘匪肆然則和敬二乎曰真敬未嘗不和真和未嘗不敬奚其二何謂真敬心敬也非貌敬也可以言禮矣何謂真和心

和也非貌和也可以言樂矣禮樂豈有二致哉知禮樂之非二致則和敬一貫之理在是矣而世人往往弗察不惟不識和敬亦不自識其心吁心吾心也反已而求和敬油然而生非自外至也是故學者用力于和敬當自求放心始

耕樂說贈項吉甫

耕非可樂樂道耳然則耕非道乎于耜舉趾是穠是蓂何者非道婦子饁餉年穀豐登何者非樂其樂耕也即

樂道也七月一詩備陳先公風化終之曰稱彼兕觥萬  
壽無疆無逸一書歷言稼穡艱難繼之曰知小人之依  
乃逸天下真樂有過于耕者乎伊尹樂堯舜之道果在  
耕之外乎吉甫屬余書齋扁而告以此豈獨吉甫樂耕  
哉余亦願歸耕者因是以見志焉

贈趙克家說

溫兮其若玉儼兮其若客昭晰兮見秋毫周迴兮三思  
我不如克家曠兮其能受休休兮若不足無榮無辱未

散太璞我欲學焉而未能也願克家相與勉之

深息說贈馬實夫

實夫問余夜不得睡或授以移心法但當不睡之時思為孩時所為展轉思之自得睡矣余語之曰古之真人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遂書深息二字畀之實夫而有得于此勤于行行而熟當知或者移心之言不滿一笑

樂山樓說贈馬實夫

余嘗作仁者樂山銘曰瞻彼山兮形若塊然振古青青  
發育無邊靜乃如此妙不可傳仁者默識以永天年實  
夫歸自東淮扁所居之樓曰樂山蓋有志于求仁遂書  
以遺之

不貳室說贈伍清之

中庸曰天地之道為物不貳大明之詩曰上帝臨女無  
貳爾心人心之無貳即天道之不貳一以貫之所以為  
先聖不貳過所以為顏子顏子曷為有過曰觀過斯知

仁吾于顏子之過知顏子不遠復焉知顏子服膺勿失  
焉知顏子箴瓢陋巷不改其樂焉知顏子之屢空焉太  
空不貳顏子何貳融堂告清之之義切矣清之自知有  
過乎否乎未知其反觀知之其盡以告我融堂之言藥  
石也清之其毋忽

題跋

跋丙戌御書

洪惟聖天子光臨大寶崇尚儒學堯章炳炳士習振起



臣拜手稽首伏而讀之至矯偏適正宗雅黜浮之訓不勝興敬而言曰雅者正也崇雅即所以適正也厥初生人本無不正因習有遷乃流于邪誕者習妄輕者習浮庸者習汙懦者習媮由是澆漓卑劣之風成純厚典實之意泯本心之正存者寡矣挽而回之其必由學乎學也者所以反其不正而歸于正也善無小一得其正何用不臧惡無大一失其正他美莫贖戒之哉謹爾話言詳爾視聽居必廣居行不由徑邪思倏起改之即止正

途坦然奚所擬議他時涖官臨民一出于正始足稱聖  
天子迪爾衢士之意雖然師道不尊學者安仰端粲矧  
揭範模師以正率之弟子有弗正乎最爾守臣敷述訓  
言勒諸金石於千萬年

跋仁宗皇帝御書

臣謹按國史皇祐五年狄青以樞密副使討儂智高余  
靖孫沔輔之青用番落騎兵張左右翼夾擊智高大敗  
而遁蓋仁皇之德威于是信矣兵刑一也古者大刑用

甲兵仁皇兵威之信繇修明政刑所致跪觀奎畫深見  
聖心抑小臣備數司臬哀矜庶獄敢不兢兢以聖訓自  
勉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御書

高宗皇帝賜忠宣公宸翰恩禮之隆如此惟忠宣可以  
無負矣忠宣直節千古有光權臣氣焰今何在耶權臣  
能抑其爵位而不能掩其修名能屈其身而不能奪諸  
子孫衣冠蟬聯逾久逾盛孫個寶藏奎畫傳之無極觀

者歎美高皇知公本心而追恨權臣欺君之辜天定勝人于此尤驗

跋孝宗皇帝賜洪丞相卹刑御書

洪丞相當軸孝宗皇帝賜以卹刑聖訓臣于其孫僉獲觀雲章斂容興敬而言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刑非以殺人而人生人之德存我朝欽卹之仁追配三代聖子神孫世世勿墜天地同德矣國祚延洪維天相之某職在司臬每閱獄案如天鑒臨茲又佩服寶訓以自警勵一

本至公無毫髮私庶不欺于天不負于孝廟且不愧于  
此心云

跋徐逸平詩帖

此邦尊事清獻趙公既祠于學矣歲時郡守帥僚屬展  
拜其墓所以勵節行厚風俗也方將推廣斯意益求前  
輩師友淵源所自如徐逸平之師楊龜山者表而出之  
今得見逸平與其高弟鄭吏部詩篇斂衽三復良用感  
歎吏部之孫洋儻有志焉盡搜逸平遺書來當與學者

共之是余之志也

跋楊文公手抄李義山詩

公之風節高矣如陽翟之歸知者以為脫屣富貴不知者以為直情徑行斥丁謂等事知者以為盡忠無隱不知者以為沽激要名心胸落落與世枘鑿名高謗隨勢固然也君子之所為要使知者知耳公之間孫當塗使君以公手抄李義山詩示余因得盡觀諸公跋語夫遊戲翰墨尚為人寶玩若此則當時知公者雖寡後世知

公者多矣知尊其名未知學其為人真知亦豈易得耶  
援筆敬書因以自警

跋何叔度詩集

友人胡牧之過余出示古括何叔度詩編吏氣中得一  
寓目如暑天涼風襲人襟袖想其標格超然逸羣恨未  
及一款談塵叩其所得于詩之外者

跋楊文公手書遺教經

世之好佛者多有福田利益之心公正色立朝無所阿

附豈有利心也哉詳攷公本末雖為小人所嫉終不為  
小人所害王欽若陳彭年之徒忌公才名出已右陰擠  
而去之洎再入翰苑會寇忠愍之貶或以草奏事中傷  
幾不能脫丁謂本無陷公意遂免于禍噫重義輕利至  
使小人心服盛矣哉

跋長沙幕府四箴

長官之待僚屬政欲已出權畏下移能用其所長者鮮  
矣况望其肝膽無隔休戚一體如家人父子乎能以真



情相與者鮮矣况望其訓導諄諄講明義理如師友琢磨乎粵山真公之帥長沙也待僚屬之意真如子弟朋友條為四事庸示勸勉幕屬王君既作四箴矣余申以一言可乎天下萬事皆原于心心本至靈已私障之已私既去洞然大公無適無莫常清常明律已也撫民也莅事也皆是心為之也庶而不本于心則有以敝車羸馬為庶者矣仁而不本于心則有以燠休姑息為仁者矣勤而不本于心則有以衡石程書為勤者矣是皆心

未通乎大公智漫窺于小道故流弊至于此然則四者固官箴之要而存心又三箴之要心誠廉當辭而辭當受而受皆廉也心誠仁溫如春生凜如秋殺皆仁也心誠勤職思其憂思不出位皆勤也茲所謂無適無莫常清常明不失其本心者歟余假守柯山朝夕與同僚語者惟求其本心明白洞達了無隱藏頗得講貫之味今又因王君獲觀此箴且真陳二君子皆為王君印可余輒于卷末微發未盡之旨轉示同僚而復歸諸王君云

朱權教序拜錄跋

歲序拜于學禮也曷為俄舉輒廢蓋曰是非所急故易視之耳敬禮之興可易視乎朱君暨攝教悼禮之廢敬謹而行墜典以舉嗣是者其常如朱君母萌一易心哉跋厲李二夫人行實

紹定己丑暮春某延請慈湖馮君振甫教子家塾振甫慈湖先生高弟自其祖父經明行修世有令德某居同里閑亦聞其槩矣一日振甫以二軸見示則其祖妣厲

夫人與其妣李夫人之封制慈湖先生以貞孝二字表而出之有旨哉厲夫人之守志也子在襁褓貞矣李夫人之守志也子纔九歲亦貞矣慈湖先生何以稱其孝曰貞德如姑孝莫大焉稱李夫人之孝貞可知也已而某獨有感于此者姑婦相繼咸以德稱德立家之基也貞孝立德之基也某觀世人之衣冠蟬聯光寵赫奕自謂能大其門而種德弗深牆高基下其頽可立而待孰如二夫人以德嗣德相為後先貞孝萃于一門芬芳遺

于後裔基立矣保養封植則子孫責也振甫幼侍母寢  
中夜呼起苦口訓誘振甫今所植立無忝母訓又推以  
淑其子若孫焉德基既固日培日崇馮氏其興乎茲其  
所以有感而重起敬也

跋歐陽伯禹行實

余不識歐陽君陸伯微余友也伯微之徒張氏狀其行  
載所遺伯微書自謂于象山先生之學有會心處馮聖  
與吳規甫亦極稱之清修篤篤孝臨終翛然其亦可人耶

巖居川觀之士世不知名者何限君尚有諸君之稱述  
不至湮沒援筆以書為之慨歎

書魏子開行實

余同年進士湯仲能剛直有學識余悼白鹿書院敝久  
習頹老先生淑人心之本旨鬱而不明非少更張不可  
遂屈仲能主之仲能辭再三乃任責行之一年規模煥  
然仲能一日過我因問匡廬善士仲能為余言堂長魏  
子開其人也今亡矣因出示行實一編讀之令人懷思

其子萬里今為直學亦以舉職稱余不識子開因仲能以知其人抑亦有德之士也夫尹吉甫穆如清風之詩三歎夫德輶如毛民鮮克舉嗚呼知德者鮮自古而然余為之感愴因書以授其子萬里且勉以克紹前人云

跋慈湖先生廣居賦

慈湖先生既作廣居賦矣廣居之室後轉而之他先生之猶子叔正能復其故物夫廣居豈室廬云乎哉室廬有廢興而廣居萬古如一日也端平三年夏余屏處山

樊叔正過余求紀其事且曰更爲我敷暢廣居之旨余  
不得辭設客問以見意客問廣居之義何如曰坐一室  
牆之外無所覩忽焉步名園登崇臺心目頓豁遊城市  
未羨曠野之適俄而汎輕舫尋幽壑恍然疑非人間世  
此見廣也塗歌里諺朝夕薰習一旦縱觀都邑鐘鼓管  
磬之迭奏琴瑟竽笙之交作已爲之洗耳傾聽况乎鈞  
天之樂來從天上吾乃得周旋其間相與共宴衍而聆  
雅音此聞廣也襟度曠夷規爲恢張視外物如浮雲脫



名利如敝屣與人則傾肺肝不事城府捐財則等泥沙  
不限繩尺是作為之廣未足為德心之廣也非意相干  
曾不介懷不虞得譽付之嬉笑疾雷破柱色不為動泰  
山壓前目不為瞬想其胸中汪洋博大澄不清而清不  
濁是足以為廣矣而未足以臻其至也夫莫廣于天矣  
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雖毫釐不差焉其  
微如此所以成其廣也然猶未也巧歷之所能算猶有  
盡也巧歷算數之所不及是無盡也無盡乃所以為廣

也豈獨算哉離婁竭其明目眩而不能視師曠竭其聰耳聵而不能聽夫超于聲容之外者無所極也無極所以為廣也豈獨耳目哉激西江之水水窮而不可測殫南山之竹竹盡而莫能紀繪畫之所不能形容詠歌之所不能摹寫是必有妙于此者矣夫妙于此者其變動不居其出入如神闔闢無常奚可端倪運轉不息孰知紀極吾顧膠焉滯焉拘拘焉吾懼喪吾天室吾淵何自而保吾廣大之全客難余曰一枝之託搏風之翼也坎

井之蛙東海之鼈也螻蛄之暫大椿之壽也何如噫嘻  
悲夫余告子以周孔之道而子乃詰我以莊周之寓言  
毋乃非其類也乎客曰敢問周公之大道曰言其廣廣  
乃狹不言其廣廣其庶乎曷謂不言其廣曰終日言未  
嘗言終日不言未嘗不言坦坦蕩蕩非偏非黨混混融  
融無際無窮左之右之何左何右一往一來何往何來  
廣居子居于何所掃方丈地臥六尺牀琴一張書一卷  
飯一簞水一瓢取于天壤間者纔若此而已世人憐吾

之窮吾不憐吾窮而憐世人不知吾之不窮夫憐世人  
之不知未為廣也猶有彼已心也無彼無已浩乎太虛  
貴匪卿相賤匪癯儒富匪萬戶貧匪窮閭是可以廣乎  
曰未也卿相之貴如其貴癯儒之賤如其賤萬戶之富  
如其富窮閭之貧如其貧各足吾分各樂吾樂故曰老  
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不亦太虛乎是不亦無  
彼已心乎無彼已心是謂道心子往矣吾已多言矣客  
拱曰願有記曰奚記為雖然固辭勿記猶未廣也遂即

此為記而授諸子楊子

書慈湖遺藁

先生之言多矣門人馮興宗周之德取訓語之要聚為一編屬甫刻梓以惠後學或者病所取太少甫語之曰先生豈多言哉先生居處無一情容接人無一長語作字無一草筆立朝大節正直光明臨政子民真如父母是皆先生純純皜皜之妙先生嘗侍象山先生發本心之問舉扇訟是非以答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

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後守永嘉謁先聖謂自  
幼學壯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  
云為無非變化嗚呼先生之學師先聖師象山先生吐  
于言辭的的真實一編已多矣奚其少

題慈湖先生書孝本末

凡禮經所載大抵皆為親存言之耳噫親存固當事親  
歿若之何而事之記曰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親  
雖死而有不死者存音不可聞矣若聞其音容不可見

矣若見其容豈音容哉此心靈明固不以生死隔也某  
不獲終某之身事吾親以為大痛朝斯夕斯常如先親  
之儼在前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萬里諒同此心願相  
與勉之

跋王次點論語說

余為兒時先正獻言朋友遍四方俱善論今古第說論  
語罕有契心余默識之用力于此書有年矣後始知不  
說論語乃善讀論語者今觀王君次點所著補義一編

會萃衆說斷以己意最為詳縝則又欣然曰不說固佳說亦佳說猶不說也噫得斯旨者可以讀論語矣

跋方友民家藏五遂堂遺墨

莊忠敬信勇五者一有不遂皆謂之非孝曾子之言光明洞徹讀之令人興起後世學者膠滯拘牽往往于訓釋言語間欲求大道不亦惑歟孔子既歿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嗚呼使曾子不



足以知夫子之皜皜其論孝安能有是言哉方君友民以忠獻為其先世名堂曰五遂且書曾子論孝一章方氏子孫寶藏之持以示某因勉之曰道若大路古今共由苟能不失其本心是亦曾子之孝也已

跋趙黃陂所藏絜齋先生遺墨

黃陂令君以先公遺墨見示某讀之泣下先公言由中出與人以誠此帖所謂進身之計不必他求但朝夕勉勵反求諸己自然感動字格人誰不稱慕之即夫子言

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的旨也不肖孤佩服此訓其敢忘諸謹識卷末而復歸諸令君云

跋彭忠毅誥

忠毅鄙人也宣和二年方臘反次年公以衢州守臣抗賊力不支罵不絕口以死後一百有六年當寶慶二年余忝守衢緬懷高風為之太息又二年余持江東庾節歲餘遷司臬自池來鄙實公通德之鄉適會盜起常山破開化江山迫信饒徽勢張甚余檄州縣飭守備請于

朝調池兵捍禦賊幸不闖吾境今年夏公曾孫壻董君  
景陽以吳大夫所書公告身示余慨然有感每謂本朝  
祈天永命皆褒崇節義之力方韓起挾閩兵以叛公緣  
是失守賊平之後天啓聖明斬起福州而贈公直學士  
戮淫旌善黑白以分亦見公道之未盡泯而所以開高  
皇中興之業者此其基也余嘗語僚屬曰為臣但守忠  
節天鑒不遠豈負忠臣今觀忠毅益信故書其後

跋象山先生集

先君子曩嘗刊于江右庾臺矣某將指江左新建先生  
書院復摹舊本以惠後學先生發明本心上接古聖下  
垂萬世偉矣哉此心神明無體無方日用平常莫匪大  
道是謂極是謂精一是謂彝倫是謂乾健坤順是謂日  
月星辰山川風雨霜露鳥獸草木之變化是謂鬼神之情  
狀先生嘗言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  
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學者之心即先生之心某藐焉晚出景慕先生戰兢自

勉寡過未能先生之道大矣奚庸贊述姑誦所聞附于  
卷末

跋趙伯泳家集

忠義天地之正氣也顏杲卿罵賊視死如歸魯公繼之  
亦大罵希烈以死兄弟風節凜然千載趙公一門先後  
相望忠義之大節實似之嗟夫為國者使正氣存則足  
以折亂臣賊子之萌矣嗣前人遺烈伯泳尚勉之哉

題夏判官講義後

講義筆之于書本以代口授耳自本意寔失講者惟以詞章為務學者以詞章視之于是書之所傳反不若口授之入人深也某承乏柯山訪求鄉曲之彥與多士切磋問學衆爭言判官夏君賢某悚然曰是不可俟君見我宜先候之遂躬致此請君辭再三乃幸許君儀狀偉特望之儼然而和氣薰人出言有味每一開講某率僚屬諸生拱聽時習堂上見其從容就座氣象不迫已足感人悟物至于言由中出不事藻繪尤得口授之本意

君亦善說經矣雖然謂君為善說經則可謂經為止于是則不可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學者當自得之

跋先正獻公與傅君帖

五兄既跋先君子之帖矣尚奚言哉深惟已德弗競家聲易頹一念及此萬感交集今觀此帖指學問之端的戒言之愆違悼風波之溺人求幽明之無愧不肖孤斂社莊誦若無所容其身嗚呼其敢不戰兢服膺庶幾寡過無貽先君子之羞

題何智夫宗簿蘭亭帖

平生好觀蘭亭而家藏未有善本自謂有固佳不有亦佳可以發好古者一笑

跋陸君出示放翁帖

余與伯微友愛如親手足因知深甫之賢真能世其家學者深甫早亡伯微又亡矣書院落成羣從弟子濟濟咸集深甫之季出示二軸余不識放翁也而睠焉思深甫伯微之賢不可復見為之太息



跋楊瞻軍家藏朱先生帖

紹定己丑春余道過西興獲識瞻軍楊君而未悉其家世也仲夏復過焉君又見訪袖出朱先生帖始知師友淵源家傳典型使人凜凜有生氣夫砥節厲行孰無是心然見危臨難未免失其所守者無他利欲奪之本心易昏故也孟子舍魚取熊之喻可謂深切矣平居暇日涵養講明義利之辨明如日星一日患難之來何至顛倒錯亂若平時無輕爵祿之念而臨事望其捐軀報國

吾未見其能也楊君天資明美加之勉勉不已必能世其家者迺敬書而授之

跋夏迪卿誌銘

余舊識夏君迪卿幾四十年肯父以巨軸示余乃慈湖先生書水心所著迪卿誌銘篆額又陳北山之筆也既感迪卿云亡又感乾淳諸君子無一存者悲夫

跋慈湖先生陸君墓誌

慈湖先生誌陸君墓有足跡未嘗至庖廚一語注于旁

筆力清勁藹然先生之道心見焉先生論兵主于不殺  
講求諸葛武侯李衛公陣法甚詳謂古者正兵不可敗  
與孟子不嗜殺人之訓若合符節嗟乎庖廚尚宜遠人  
其可輕殺哉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撫事  
興懷為之太息

蒙齋集卷十五